

話石—化石與畫石

文·圖／程延年

摘要

「化石」，是地質學／地球科學領地裡的一支，這群人探究過往億萬年生命的遺存—影像的定格、地史濃縮的膠囊。生命「化」成了石頭，化石(fossils)成爲古生物學者的恩寵與最愛。「畫石」這個詞卻是借位來的，有幾分隱晦。在商業市場上，金錢瀰漫，贗品化石，就一如假古董的行業，其來有自，考驗著買家—不論是大腕、土豪、業餘狂熱份子，甚或頂著「科學家」桂冠的知識份子，試探他們的知識背景、經驗傳承與眼力／功力。在石頭上作畫、作手腳，把「畫石」當成「化石」，視爲珍寶，造就「傳世」，將會是無語問蒼天的窘局。

關鍵詞：化石、贗品、索倫候芬、遼寧古盜鳥、軟錳礦

開宗明義，說文解字。「話石」，我們搞地質、古生物地層的，竟日「與岩石對話，為大地把脈」。在冷酷的石頭堆裡討生活，多了一些理性，少了幾分感性。但，終其一生，只能話說石頭，瞧出端倪。「化石」，是地質學／地球科學領地裡的一支，這群人探究過往億萬年生命的遺存—影像的定格、地史濃縮的膠囊。生命「化」成了石頭，化石(fossils)成為古生物學者的恩寵與最愛。「畫石」這個詞卻是借位來的，有幾分隱晦。在商業市場上，金錢瀰漫，贗品化石，就如假古董的行業，其來有自，考驗著買家—不論是大腕、土豪、業餘狂熱份子，甚或頂著「科學家」桂冠的知識份子，試探他們的知識背景、經驗傳承與眼力／功力。在石頭上作畫、作手腳，把「畫石」當成「化石」，視為珍寶，造就「傳世」，將會是無語問蒼天的窘局。先從舉世聞名的「始祖鳥」產地—索倫候芬(Solnhofen)板狀石灰岩談起吧！

位處德國南部，一處 Solnhofen 的小鄉村，河流深切出侏羅紀晚期的遼闊石灰岩層，成為幾個世紀以來，舉世聞名的化石寶庫(Fossil Lagerstätte)。而最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，就是一系列「始祖鳥」伴生「美頷龍」珍稀化石的發現！1793年，德人 Alois Senefelder 意外的發現在細緻岩板表面，用油質墨水註記上文字符號，再經弱酸溶液塗抹，腐蝕岩面，就會讓油質文字保留並浮現（周圍岩面因酸蝕而微微沉陷）。這，正是最雛形「石板印刷」技藝的誕生（圖1）。因而，索倫候芬板狀石灰岩，開始被大量開採，用於這項嶄新的工藝。而古生物學者最有興趣的是其附加價值—豐富、多樣的化石群被陸續發掘，重見天日！「化石—畫石」相依伴隨，有著悠遠的歷史，何等奇妙！

場景轉到另一處化石寶庫—中國遼西的「熱河生物群」。我在最初始發掘之時，就帶領著館內同仁，勇奔「四合屯」，一處千山鳥飛絕、萬徑人蹤滅的荒野，伴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的「遼西隊」，餐風露宿。那已是 20 年前的回憶—何其勇猛，何其熱情，又何其天真！遼西，而今成為了舉世注目、垂涎、朝聖的「麥加」。帶毛的恐龍、中生代的古鳥群、最早的顯花／被子植物，以及我們的老祖宗、最早的胎盤／有袋類哺乳動物，全都在這一處寶庫中孕育、誕生，演化而出。因緣際會—中國市場經濟開放，農民一夕急著翻身。化石，成為了有價物資，我家／你家後院的億萬年前骨骼遺骸，吸引著京城來的科學家們，待價而沽。新時代的「愚公移山」，老鄉們放下了鋤頭，拿起了地質錘、榔頭，全民運動，挖化石去。更有甚者，承襲千年文化的「作假骨董」基因，贗品化石應運而生。敲碎、斷了的化石「零件」，拼湊接合，造就令人驚嘆的全新物種！唬弄了急欲冒泡、成名的新一代土豪收藏家、科學人、研究員、大教授們。

2000 年 10 月號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(National Geographic)，罕見的登載一篇五頁的致讀者（道歉）文章《「遼寧古盜鳥」化石餘波》(Archaeoraptor Fossil Trail)。那是一篇創記錄、精心構思、似真誠又疑點重重的「道歉」聲明，以便力挽狂瀾，維繫這份雜誌的百年聲譽。這是源自於一年前（1999 年 11 月號）封面故事《霸王龍的羽毛？》恐龍真的會飛！資深編輯路易士·賽門斯先生(Lewis M. Simons)

命名了遼寧古盜鳥(*Archaeoraptor liaoningensis*)的這件遼西「珍品」化石，對那些古生物學家而言，正是長久追尋演化之謎的一把鑰匙；對另一群埋名隱姓的「做手」，卻是廉價的贗品(fake)；然而，對雜誌的主編 Bill Allen 而言，這篇親手核准印行上市的報導，卻成爲了他終其一生莫大的「頭痛事件」。牽涉其中，主導研究的多位科學家，都是古生物界今日、或者潛在的明日之星。這一件大約 30x30 公分的岩板，是由 88 塊個別碎片貼拼組合，將「零件庫」3 件以上不同物種化石的骨骸湊合成一件「既珍稀又符合科學家急欲追尋的」夢幻標本。(圖 2)

我在近 10 年前，曾經應邀撰寫下面一段文字：「『遼寧古盜鳥事件』落幕十年。記史者，以管窺天，真相難斷。『遼西』化石寶庫，持續挖掘、裝修、拼湊、販賣，一堆『垃圾』化石群集，登堂入室，進入到國家級、省級、地方級的『自然史』博物館、地質公園展廳，進行著『科學普及』教育的神聖使命之推展。何以致之？何以成形？何以渲染、擴散？值得深思！」10 年後的今天，再次讀來真是不勝唏噓！

場景再轉回到索倫侯芬的經典化石寶庫。我在多年前，往歐陸走了一趟朝聖之旅，前往幾處「礦坑」，與礦主們一起挖掘經典的化石地層剖面，最終駐足在這終極朝聖之地的「麥加」。百年鮮少改變的工作間，堆滿著用於「石板印刷」工藝的原板與拋磨細緻的板材；另外一間則分類置放著各式化石的岩板。偶爾，石板滿布清晰、黑褐發亮的樹枝狀軟錳礦(Dendritic Pyrolusite, MnO_2)石板(圖 3)，就像是兒時見到松花皮蛋的型式，被普羅大眾誤認爲是「松葉的化石」！一日完工之後，夕陽斜射，礦主細說二個世代家業的興衰喜樂。生動、卻又心平氣和的傳述那一小群化石捐客，如何投其市場需求，矇騙金主、大腕，偽造化石足印痕跡的「高檔貨」，賺取大利。如何拼接岩板(甚而，取材自非索倫侯芬的石灰岩板!)；仔細鑿刻雙排「死板」的印痕；貼拼上複製多次、模糊不清的主角—節肢動物化石；接著細緻「噴畫」上「人工」的枝狀軟錳礦物於接縫與四周岩板上。最終，封存岩板背面，不露痕跡。「化石」與「畫石」，曖昧難分，唯有具敏銳眼力的「專家」一笑置之!(圖 4)

一座博物館，尤其是自然史博物館，更尤其是「國家級」的自然史博物館，庫房中的珍品(真品)蒐藏是其核心、成爲靈魂。多年前美國紐約自然史博物館的學術副館長 Michael J. Novacek 來館參訪，唯一指定審視館藏的模式標本(Type Specimens)—內行觀門道，一眼定調、一音定錘，高人！走訪日本上野國立自然與科學博物館，與真鍋真主任(Makoto Manabe)對話，談到庫房中化石標本的蒐藏時，他嚴肅的眼神指出：「不容許任何一件贗品化石(畫石)，進到庫房殿堂。若是，我可能只有辭職謝罪！」至今記憶猶新。庫房中／展場上不容許任何一件「贗品」化石(畫石)的呈現—只因爲，博物館是一座求「真」的科學殿堂，求「美」的藝術氛圍，與終極求「善」的文化櫥窗！那麼，重新審視任何一座「國家級」博物館的珍品購置、典藏，「珍貴動產」的世代承傳，能不慎乎！？載舟覆舟，所宜審慎；奔車朽索，其可忽乎。

白髮魚樵江渚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。一壺濁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盡付笑談

中。So long !



圖 1. 「畫石」，一塊用於印製化石書的「石板印刷」岩板。
(Karl Albert Frickhinger: Die Fossilien von Solnhofen, P2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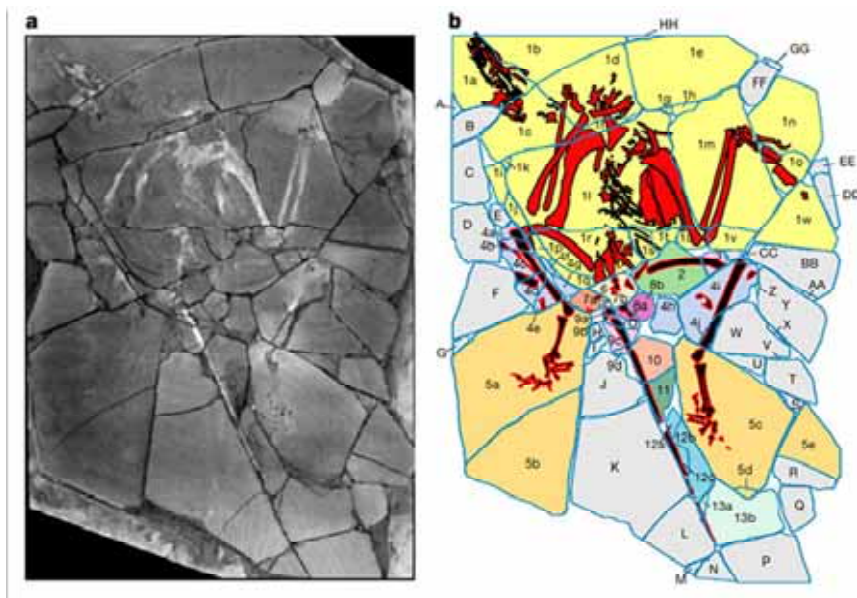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. 「遼寧古盜鳥」的贗品化石岩板與 X-光下透視
(中科院古脊椎研究所徐星提供)



圖 3. 索倫候芬板狀石灰岩上枝狀軟錳礦(Dendritic Pyrolusite)的「真跡」礦物結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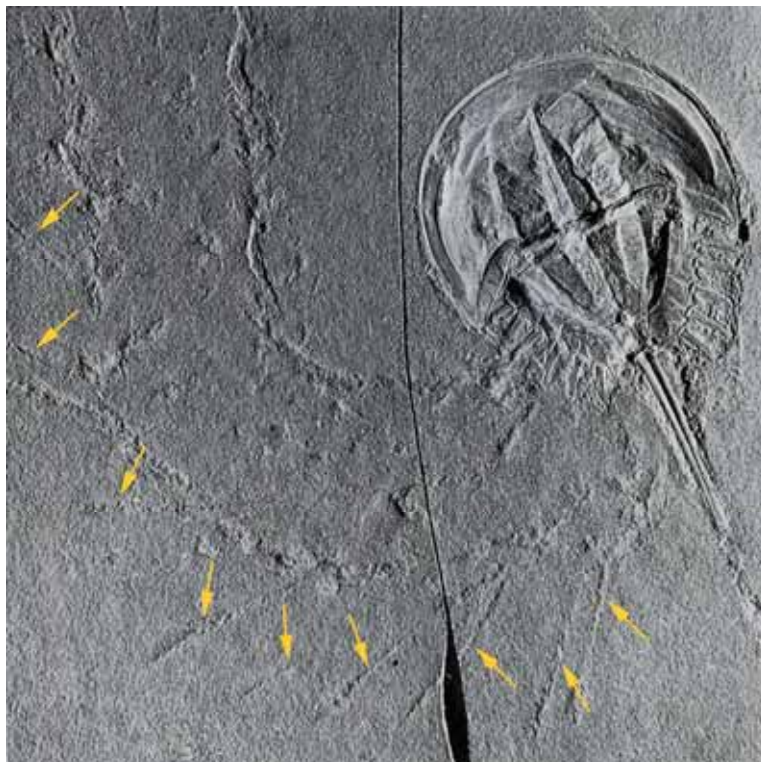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. 中生蠶(*Mesolimulus walchi* Desmarest)化石與移痕(注意：醒目的「尾刺拖痕」)